

# 追念谷大哥正倫（下）

何輯五

## 貴州政壇憶往之十

### 和青寧三省關係

甘肅的陸鄰工作，最重要的是對青海、寧夏和新疆。因為這三個省都是回教徒的地方勢力，青海是馬麟馬麒之裔的馬步青和馬步芳的勢力圈，寧夏是馬福祥之裔的馬鴻逵馬鴻賓的勢力圈。同光間的陝甘回亂，蔓延至新疆，成為國家最難解決的問題。時值抗日戰爭嚴重關頭，寧青回教徒的地方勢力，如果協調不好，常成問題，那正好授中共以西竄的機會，對抗戰勢將發生最惡劣的影響，如何協調，便是紀常的職責了。至於陝西，本來也是問題重重的，但在紀常主甘政時，大部分問題都告解決，這是中央派到陝西執掌黨務方面的同志的努力。當時共匪在渭河流域已甚猖獗，而且辦有「陝北公學」以爭取盲目而熱心抗日的青年，或自淪陷區逃至後方的青年。我黨部則設法留下來，加入國民革命的陣營，協助創辦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及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第四團，使他們接受革命訓練與技能訓練，俾便參加革命運動或經濟建設，共匪常派所謂「抗日軍政大學」與「陝北公學」的結業生或匪特進至政府統

治區滲透，則根據法令，嚴加取締，並破獲其搗亂機關，創辦軍委會西北青年勞動營，被捕的共黨分別接受訓練，予以自新之路。只有陝北的共匪問題，那不是局部問題。故紀常在甘，真是替國家出了不知多少力，解決了不知多少的局部性而足以影響大局的問題。

紀常的陸鄰政策，換言之，只是對寧夏馬家和青海馬家的問題，可是他還有一個肘掖之間的回教徒問題，需要首先解決。原來，甘肅有回教徒一百多萬，在同光陝甘回亂時，陝甘大道兩側的回教徒，或西走，或南走，或就撫，大體上已無問題。其南邊的回教徒，居住在偏遠的山區，本來也相安無事。但自抗日戰爭發生後，陝北共匪潛派匪徒，前往勾結，勢漸坐大。紀常對此，認有優先剷平之必要。因此，他的工作重心，暫時擺在這一方面。紀常清楚地知道甘肅回教徒聚居之所是舊屬河州各縣及隴東各縣。平時因生活習慣不同，而與居民有小衝突，尚不足以影響治安；及共匪分子竄入，形勢大不相同。紀常對同胞所採的政策，與在黔東的政策相同，是「剿撫兼施」四個大字。他選定海源、固原、隆德三縣

交錯地帶的王家集為中心，設一新縣，叫做西吉縣，以最稱幹練的原任海源縣長孫宗濂為縣長，準備大批衣服糧食，到任後立即分發，結好同胞；並立即開闢道路，創設學校，從經濟建設的引導來提高居民的生活水準，從知識的開通來調和民間的感情。這一預防的措施，釜底抽薪地消除一場可能發生的變亂。紀常為政，常常能夠從這些地方着手，無形建立很大的基礎，但是紀常卻從不以此自矜，饒有謙謙君子之風。

### 禁烟措施剷除土豪

談到這裏，我還提起一件紀常彌亂的大功，無可諱言的，在軍閥割據時代的四川，種罌粟，賣鴉片，是他們的重要財源，甘肅南部遂成四川烟土集散之地。凡有利可圖之地，常為商販集合之地，也常為匪盜出沒之區。隴南的不法問題與治安問題，紀常知之甚稔；因在川甘毗連區的甘境，設置第八行政專員區，擔任控制川烟入境的首道關口，而在天水設第四專員區以支援之。這些專員，都是知軍事的幹員，即各縣縣長也是如此。但紀常所部，只有訓練不精裝備窳劣的保安

團隊，一旦發生事故，希望國軍支援是不可能的。紀常乃在部署行政機構的同時，即設法整頓保安團隊。保安團隊整訓生效，而隴南禁烟剿匪即同時進行，時為民國三十三年。我們知道凡有特

殊利益，必產生特權分子，剷除特殊的非法利益，必為特權分子所反對。隴南的特殊利益分子即土豪劣紳與土匪，他們為了維護他們的特權，非與紀常站在正面衝突地位不可；而不知紀常既有

決心，復有準備，他們這種反抗，真有如螳臂當車，自取覆亡，此紀常所以有鐵腕主席之稱歟！



谷紀常正倫將軍懷抱幼子與弟正綱（後排右）正鼎（後排左）合影。

內部既安，紀常乃事對外的睦鄰。重視和聯絡西北的馬家軍是中央的一貫政策，馬鴻遠的老太爺馬福祥早已被中央借重，任以安徽省主席的職務。對青海馬氏，依畀亦深，馬步青之被任一百師師長，馬步芳任青主席，是民國二十二、二十三年間的事，故紀常就甘省府職時，馬主席步芳曾向紀常電賀。紀常在民國三十一年，親自訪問銀川市，受到馬鴻遠主席的極誠歡迎，抵掌傾談，歡洽非常，對青海，以路程較遠，紀常一時抽不出空，但曾派他的親信部屬之與馬家有往來者，報聘不下四、五次，彼此相處，亦極歡洽。但是青海馬主席與寧夏馬主席的性格，似頗不同。比如在甘青省界問題爭執中見其端倪。紀常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仍派親信代表前往交涉，馬主席表示得很好，謂一切遵照谷主席意見辦理，還寫了回信，問題可謂圓滿解決，但在紀常的代表剛剛離開西寧，回到蘭州的一個黎明以前，馬主席即派大刀隊衝入黃正清保安司令的軍營，腰斬正在酣睡的士官數十人，而返回原防。馬主席這一措施，似乎表示對紀常的尊重，而不是對紀常的畏怯。由此，可知他是一個很富心機的人。紀常對此，一笑置之，其顧全大局的耐心，和他平日的急性子，判若兩人

，此即所謂政治家之風度也。

## 阻防中共軍隊西竄

紀常在隴東十多縣的防匪西竄的措施，在民國三十四年發生了偉大的效果，其時歐戰戰場的俄軍，獲美國大量的軍火援助，實力大增，向西反攻，節節勝利。在三十二年，德軍已東到史達林格勒而佔其四分之一的市區，駐防星架之俄軍因而西調救急。新疆對內地之路暢通，盛世才乃歸向中央。至此，史達林責盛世才在蘇俄急難中之背叛的罪過，盛又轉向蘇俄，陝北匪軍見有機可乘，乃向隴東奪路，期望打通至新的通路，共匪不知道紀常早有部署，密布舊時憲兵的優秀將校，防範共匪的蠢動。三十四年，盛世才正在動搖之時，坐鎮蘭州的第八戰區的司令長官朱紹良將軍奉命至迪化，陝北共匪認為好機會中之更好機會，匪乃命王震與李先念兩匪率領自認戰鬥力極強之匪部，向崇信、華亭、隴南等縣進犯。紀常立即動員保安隊八個團，加上國軍的一個旅，徵用省公路局全部車輛，輸送部隊至前方應戰，紀常親自指揮，設指揮所於華家嶺。旋偵知匪軍主力所在，分兩路進擊：一路繞平涼以南，一路直向華亭附近，分進合擊，攻其側背，勢如驟雨，匪不意飛將軍之從天而降，紛紛向北潰退。紀常移指揮所於平涼，跟踪猛進，使潰匪無喘息機會，前方直達合水，殘匪四、五百人被俘，李匪先念與王匪震正在早餐，聞追軍至，棄碗而逃，僅以身免。自此，陝北共匪不敢再有借道甘肅以通新疆的蠢動。

## 建設西北重鎮蘭州

紀常主甘，先後達四年多，其對甘肅的地方建設，可述之處甚多，茲舉其犖犖大端，所以紀念紀常，亦所以垂範後世。

蘭州市之建設蘭州為西北重鎮，我國名都，雖經左文襄公竭力經營，但經費不足，後繼無人，遺範雖存，尚待後人的努力之處甚多。我們必須了解蘭州是一個畜產與農牧交易的中心，類於這種交易的都市，牛屎馬勃等等污穢物必然很多，雖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猶不可免，何況蘭州？在二次大戰期間，航空交通，有重大的進展，那就是北極飛行的大發現。大家都知道，地球上經線與經線之間的距離，以赤道為最大，緯度漸高，距離漸減，至南北兩極而集於一點，無距離可言了。所謂北極飛行，即自起飛地飛向北極，然後循目標地之經線南下，即可到達，這是任何距離遼遠兩地間最近的飛行路線。民國三十二年間，此種飛行，即已實施。故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威爾基與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等之來重慶，都自西伯利亞入境，在蘭州住宿一宵。故其時的蘭州，已成爲國際性的都市，非有新的建設，不足以應時代的需要。建設新蘭州市，是紀常主甘的重要施政之下。

紀常下車伊始，認爲建設蘭州與建設西北有直接關係，即向行政院要求設立蘭州省轄市，其組織設警察、工務、社會、財政四局及衛生所。三十年七月，蘭州市政府成立，即設置市銀行，由省府地方紳士及國家銀行合作投資，作爲市政

建設的資金周轉機構，以便建設資金的靈活運用。建設新蘭州的第一件事，是開闢馬路，最大的問題是拆房子，這和居民的利益有直接關係，尤其要拆除士紳的房屋，阻力更大。紀常全力支持開闢馬路，連西北水林新村的房屋也拆了一部分，阻力因而全部消除，此紀常的政治上之魄力也。

蘭州既爲國際賓客往來留宿之地，沒有一家具有國際水準之賓館，實爲國家之恥，因有「西北大廈」之建設等，經名家設計，並由中國旅行社訓練招待人員，一切俱備，惟基地安排十分困難，經多方尋覓，始得亂葬崗一地，較爲合宜。這一地區在五泉山麓，經百餘年亂葬一片無主墓地，無慮數百，其中還有蘇俄官員墓一所，皆須辦理遷移，始能動工。紀常首先派人與俄領交涉，移去俄員之墓，次登報通知遷墓及商議貼補辦法。逾期仍無人出面交涉，乃另在郊區建一公墓，以葬這一批無主之墓，完全依照我國傳統文化的遺訓和法定手續辦理的。

## 水利建設發展農牧

足食足兵政策。甘肅一片荒涼，地利未闢，而災變時間，實爲水利未興之故。孔子說：「有土斯有財」，此在西北，應該說「有水斯有財」，這是一片靠天吃飯地方，時雨不至，至而不不足，都足以釀成荒歉。而這個條件，正是西北最大問題。故于右任與戴季陶兩先進常言治西北，必農收水利並舉，右公並提出十年萬井計劃，以汲取地下水供地面作物的灌溉之用，用心可謂良苦

。紀常治甘，深知甘肅是一個時有糧荒的省區，解決之道，首在提倡水利建設與繁榮農牧業，足食始可足兵，這是紀常治甘的基本政策。在這個大原則之下，他成立西北水利林牧公司，禮聘水利名家沈怡君任總經理，並商請宋子文先生任董事長，這是爲了水利建設經費的便利之故，真是一件煞費苦心的事。在沈怡先生經營和宋子文先生支持之下，陸續興修溫惠渠、渭惠渠、涇惠渠等，農地灌溉的範圍，迅速擴充，農產物的收穫，大量增加，加惠農民，實非淺鮮。紀常認爲民生主義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實在是阻止土地兼併和扼止大地主與貧僱農的產生的根本之道。故在新渠道的灌溉地區，都實行耕者有其田的辦法。

甘肅夏季短而冬季長，雨量缺乏，在農業而言，大部分爲一穫區，而荒地遍布，雜草叢生，故亦頗利畜牧業之發展。故甘省農家，大體上都以畜牧並重，牧業也是農家主要收益之一。觀乎紀常所組之公司，稱之爲水利農牧，亦可窺見其主要的所在。大抵乾旱常見的地區，常有虫災，而以蝗患爲最嚴重，畜產牲口之疫病，爲患亦甚普遍。穀物的虫害與畜牧的疫害，對農家損失，都非常的大，爲了要減少甘省農家所遭受的損害，紀常盡省府可能的力量，提倡耕牧，增加生產；設置衛生所、醫療站，以減輕農家的損失；但是他深深感到甘省本身的力量有限，故特向中央請求設置西北防疫處，加強醫療工作，大量培養獸醫人才，普遍防治小麥病害。紀常對於民瘼，可謂關心備至。

### 提倡教育漢回平等

提倡新教育，甘肅在本部十八省，教育落後，不容諱言。此百年大計，紀常將何法以解決之？這真是一個大問題；但紀常解決之道，決定兩個大原則：其一，聘請濃厚持重的教育名家，來負責新教育的行政工作；其二，回教徒與非回教徒受教育的機會，一律平等，而且還願到回教徒特有的風俗習慣，以免滋生誤會而收回漢一體的功效。先從培養師資着手，進而增設學校，提倡職業教育。時淪陷區知識分子避居後方者甚多，省府均樂得借重。對於甘肅教育的進步，貢獻良多。

經紀常多年的努力，甘省大專畢業生較諸民國二十六年增加三十倍，中學生增加四倍，小學生增加一倍；而各縣教育基金的籌措，更是悉力推行，專作擴充教育之用，其成績之高，實堪欽佩。

### 延築鐵路新築公路

交通建設，紀常在甘肅另一值得注意的工作，是交通建設，其一，是爭取隴海鐵路的延長；其二，是甘新公路的建築。抗日戰爭發生之前，中央銳意建設鐵路，浙贛湘桂諸路的完成，粵漢路之接通，隴海路之向西延伸，都是例子。隴海鐵路原至西安而止，經延伸後至寶雞。民國三十一年，行政院以戰時經費困難，擬不再西延。紀常知道了這一消息，立即電向最高當局力爭，無論如何要把隴海路延至天水。他說：甘肅民生問題最重要的是交通和水利；如果天寶段停工，甘肅交通問題如何解決？鐵路員工如何安置？如果

失業員工與地方土匪遭受煽惑，則陝甘、川陝與川甘交通，均受影響，甚非國家之福。最高當局盱衡紀常所說的可能發展。因令行政院繼續展築隴海鐵路，暫以天水爲目標，大家都知道，寶天鐵路之迅速完成，爲一可喜之事，不知道這是紀常爭取的。

我國西北的交通路線，舊時都是大道，所謂陝甘大道、甘新大道等便是。其築鐵路與公路，則是抗戰前數年與抗戰期間的事，其間和紀常關係最重要的一條公路便是具有國防上最有價值的甘新公路。前面提到過一九四二——三三的德蘇戰爭，俄軍西撤和盛世才歸向中央的事。那時候甘肅與新疆之間尙賴大道通行。中央決心建築蘭州通迪化的公路，要迅速完成，特命紀常兼任甘新公路督辦。中央限期緊迫，紀常又是一個急性子，二者相合，真使甘新公路按期開築完成，穩定了新疆對中央的關係。其後，時異勢遷，盛世才雖存反側之心，但中央已有大軍在新，後方補給暢通，因不敢魯莽從事，此紀常趕築甘新公路之收效也。

這裏，我要補提一件事，那就是紀常在甘提倡山溝植樹的績效。清末，左宗棠平定陝甘回亂與新疆回亂，其總司令節節西移，在蘭州，在肅州（酒泉），駐節甚久，沿途種植樹木，夾道榆柳，景色壯麗，時人稱之爲左公柳、左亦願盼自豪，有羌笛無須怨楊柳，春風已到玉門關之句。但是清末以迄民初，戰亂頻仍，左公柳砍伐殆盡，紀常至甘，頗重視森林之種植，先在蘭州北山，設造林試驗所，用的是平行溝荒山造林法，就

是利用平行溝來抑留雨雪所下之水，使不得下山，以保留水土，所植樹苗以榆、楊、槐、紅柳等爲主。至三十三年夏，樹苗茁長，樹花滿山，成爲蘭州郊區觀賞勝地，且爲甘省造林，奠定基地。時適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經蘭訪渝，見而奇之，歸美試驗，函告紀常，謂「每一百英畝山地挖平行溝而植樹，經大雨後，可保留二千四百立方公尺的沃土」，其法遂爲美國農學家所注意，後無繼者，致使紀常之方法，徒具規模很可惜。

### 戰後主持糧政黔政

紀常在抗戰勝利的一年後，改任糧食部長，糧食部成立於抗戰重要關頭的民國二十九年，軍需民食，都非糧食供應不可。爲了掌握充分的糧食來源，非實施因田徵糧不可。當時最大的糧食生產區爲四川省，爲了地方與中央的聯繫便利，遂任川籍金融鉅子徐堪爲部長，勝利後，徐部長另有更重要的任務，中央考慮繼任人選，以紀常爲最適合，其原因如下：其一、前面已經提到過甘肅徵糧成績，本常殿後，但自紀常任主席後，以戶口之查編爲基礎，徵糧成績，遂不落後。其二、甘省地面遼闊，交通不便，糧食集中，至爲不易，紀常創「憑票兌糧」之法，即某處應徵之糧，不必集積繳付，而只須就近集中於附近區，領糧者憑省府所發之糧票，即可向就近取糧。此法實施後，雙方稱便，而節省運輸集中之耗糧費，爲數極爲可觀。基此，中央於三十六年五月，任紀常爲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糧食部長。當時有人以憲兵司令出身之谷某長糧食部長而訝異者，

不知紀常治軍、爲人、爲政，都肯下工夫研究，發現問題之癥結，提出最合理的解決辦法，故行轍有效，他的才華，本是多方面的。

自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爲大陸局勢轉變的重要關頭。魯省剿匪戰爭與東北剿匪戰爭的過程中，匪勢漸見猖獗，投機軍閥與投降軍閥，離亂之勢已在發展中。當時政局最爲混亂者爲川省。原任貴州省政府主席楊子惠將軍，中央界以重慶市長及衛戍司令之職。那個時候，又表現其地緣非常重要的地位，支持四川，監視雲南、廣西，都是貴州應負的職責，誰來繼任楊子惠將軍的遺缺，經先總統 蔣公仔細研究後，認爲紀常既通軍事，又擅陸軍的應付，而且他本是貴州籍，爲官清廉而公正，聲望極高。(紀常在抗戰退出南京時，火焚其惟一財產的住宅，是爲了配合中央焦土政策，不留可用的房屋給日軍。其在甘肅省政府辦理交代後，孑然一身，不存分文，其清廉作風，實有足多者。)中央乃決以紀常主黔政。三十七年五月一日，中央明令發表紀常任貴州省政府委員兼主席。當時，我仍任貴州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他仍竭誠慰留，其實我之欲離職他去，動機是在楊子惠將軍任黔主席，與紀常主黔毫無關係。但在紀常看來，我這個老朋友好像無情無義似的，因此我沒有第二句話可說。

### 政局不安處事爲難

我和紀常在三十年前就曾共事，而且有相當長的期間，并經過艱險阻難，真可以說得上患難弟兄。三十年後，重行共事，我覺得紀常是變得太多了。他原有鐵腕將軍之稱，處事有擔當，有

魄力，只要他認爲應該做而又合理合法的，說做就做，從不拖泥帶水，因循瞻顧。但是此次主黔政，則特別小心謹慎，思前想後，常有橫不好，豎也不好而有舉棋不定之慨。我自己有沒有變？連我也不知道，但對於紀常判若兩人的感覺，是十分奇異的。是年歲大了，世故深了的關係嗎？是在經過政治的油鍋，把銳氣挫盡了嗎？一時實在摸不清楚。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後，我對紀常的處境，逐漸有所領悟了。紀常主黔，負有重大使命，那就是安定貴州，作爲安定西南的中心。但是那個時候的大局，正在激變之中。陳誠主持東北剿匪，一籌莫展，衛立煌繼之，已成強弩之末，東北卒以全部變色。三十七年秋季，徐蚌會戰，又以華中軍支援不力而告失敗，李宗仁卒依尚稱完整的華中軍爲後盾，與最高當局的剿匪政策持相反意見，一時有所謂「和平將軍」「和平老人」等出現，主張與匪談和。於是川省的舊軍閥醞釀投降，湖南的程潛又有異動，雲南的盧漢態度曖昧，即黔省的部分軍隊也有不奉指揮的怪事。由於紀常的明快處理，黔省總算平靖下來，但是紀常對中央付託的使命，竟無法完成。紀常來自中央，故對局勢發展的了解，比我深切得多。他回黔後，左思右慮，得不到萬全必勝的方略，每日憂思如焚，他又不肯與我和盤托出，共作商量，只是他一個人苦心焦慮，以致損害了他的健康。其實，紀常即使把他心中所苦，完全告訴我，我也無法可分紀常之憂。小局的安康，繫於大局的安定，大局如此，小局即使安和得下來，又何補於大局？何況紀常主黔時，大局已經動盪



，主黔不過三、四個月，而大局如此激變，他即使有天大的神通，也只能使黔局小康而已。

紀常主黔和留我在黔，當時還對建設故鄉有極大的抱負。他很機密的保舉我擔任經濟部政務次長，中央回電：經濟部政次已發表他人，可否移就社會部政次，紀常立即覆電，為我辭卻。這些事，事前我一點也不知道，事後他纔告訴我。他說：他希望我任經濟部政務次長，是要我為貴州建設爭取補助經費；他認為我是說實話、做實事的人，不適宜於做宣傳，叫口號的工作，倒不如在黔做現在工作更佳。因此，可知紀常初至黔，仍抱極大希望，其所以變得沉思瞻顧，拿不起，放不下的性格，是大局激變使然。但是，無論如何，我對這位老友의 知遇之感和他對於故鄉建設的未有建樹，負有特別說明的良心責任。

這裏，我要對李宗仁這一系所謂「人物」，要提出嚴正的指責。徐蚌會戰激烈進行時，華中軍是趕得上援應的，可是他們已心懷趁火打劫的二志，要取代先總統 蔣公的職位。他們的「反戰」號召，完全是自私的目的。他們之中，難道沒有一個人知道只有「團結一致，死裏求生」，纔是救國的唯一途徑；他們之中難道沒有一個人理解「任何大戰役結束後，必須相當時間的整補，纔能再舉」的道理？偏偏他們在坐視成敗之餘，發起停戰和談運動，授匪以喘息的機會。當徐蚌會戰結束後，匪部已精疲力竭，華中軍如果出擊，挽回戰局，仍然大有希望，可是他們一心要奪取政權，可是他們並沒有想到他們怎樣可以穩定局勢而與共匪隔江而治呢？而且共匪容得他陞

江而治嗎？這一羣惟利是圖的笨伯，把大有可為政局斷送，遺禍無窮，可為浩嘆。

### 胃病加劇匆促撤離

三十八年五月以後局勢更惡化，湘省陳明仁叛降，川省劉文輝鄧錫侯等叛降，雲南盧漢叛降，舊日的華中軍一路退，一路散，也不能成軍。黔省雖在紀常苦心支持下，僅保小康，但又何能獨存？三十八年十一月，紀常胃潰瘍加劇，已難治事，而匪部已過龍里。如果紀常那個時候健康無礙，他一定退出貴陽，致力游擊戰，與匪作最後的拚鬥，已為紀常對此早有準備，他決不會臨陣退却，苟全性命的。蔣總裁深知紀常剛烈的性格，恐有不測，特別下令要他坐飛機至香港治病。由於臨行過於急迫，以致他的母親和二弟正楷都未及同時撤退。紀常孝友最深，引為最大的遺憾。他胃病的惡性本已很深了，再加上精神的極大負擔，終於在民國四十二年冬在台北謝世。

### 一生交情長憶音容

△精益求精，銷路遙遙領先的中外雜誌，在這一期裡又為海內外讀者作了不少新的貢獻。李郁塘先生的「盛世才、張治中與伊犁動亂」寫新疆變亂中的人與事，以及史達林侵略新疆的陰謀詭計，珍聞秘笈，令人嘆為觀止。關文蔚的「死而復生，脫家自立」吳崇蘭的「艱危重聚血淚多」梁黎

我之離黔，幾與紀常同時。先至香港，後來

台北，一直在台北縣銀河新村，過着隱居的生活，幾與塵世相隔離。對紀常的健康，雖然十分關切，但交通不便，僅以電話或親友處問其起居，默禱於上蒼，特別護佑這位對國家出過大力，建過功勳的鐵腕將軍。噩耗傳出，五內如焚，欲哭無淚。谷大嫂以我兩人情誼素深，平時言談間似有希望我寫一篇紀念谷大哥的文章，以為鴻爪。我也為無論公誼私情，都義不容辭。但是這十幾年來，我始終為病魔所苦，折骨斷腿，青光眼、白內障等，相繼發生，生命都不絕如縷，遑論下筆為文。託谷大哥在天之靈的保佑，我總算能行了，已重見光明了。但我年也已超過八十，如果我不能在此時把我對谷大哥的交誼和我所知道的谷大哥立身處世的大節，對國民革命的功績，對創立憲兵系統的貢獻，及其對處理地方事務才能，一一記錄，以慰老友而對谷大嫂之雅命有所交代，那我將遺憾無窮了。掛漏之處，尚祈谷大哥的其他友好部屬與谷大嫂有以補充之。

## 編輯報告

△精益求精，銷路遙遙領先的中外雜誌，在這一期裡又為海內外讀者作了不少新的貢獻。李郁塘先生的「盛世才、張治中與伊

## 編者

劍虹的「勝利喜還都」周培楨的「在美國，念臺灣，遙望大陸」……都是值得一讀再讀的大好文章。

△上期目錄漏刊何輯五「追念谷大哥正倫（上）」，本期封面「八一三」之役吳克仁軍長殉國紀實，誤為「九一八」，謹此更正並向作者致歉。